

巨传友 /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临桂词派研究

清词研究丛书

巨传友 /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临桂词派研究

清词研究丛书

张宏生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临桂词派研究 / 巨传友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7

(清词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325 - 4991 - 7

I. 清... II. 巨... III. 词(文学)—文学流派—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2672 号

清词研究丛书

清代临桂词派研究

巨传友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75 插页 4 字数 257,000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ISBN 978 - 7 - 5325 - 4991 - 7

I · 2027 定价: 32.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 序

词兴起于唐五代,大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而又复振起于清代。清词接武两宋,踵事增华,不仅有继承,而且有发展,成为词史上的又一座高峰。传统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认为,“唐之诗,宋之词”,“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由此,不少学者遂持“宋后无词”的片面看法,对金元明清词非贬抑则忽略,以致造成了词史研究的许多断层。但是,清词确实上继两宋之盛,体现出了全新的时代特色。

首先,较之宋词,清词的境界更为开阔。从明清易代天翻地覆的大变化,直至清王朝被撼动以至被推翻,一切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无不在清代词人笔下有着丰富而生动的表现。尤其是嘉道以降,外侮频仍,鸦片战争的烽火和八国联军的刀枪,都深深震撼了词人们的心灵,使他们的词作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感怆。可以说,只有到了清代,才彻底破除了“诗庄词媚”之类的旧说,几乎无事不可以入词,从而使词成为一种在描写对象上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完整意义上的抒情诗体。其次,清代著名的词家,如朱彝尊、张惠言、周济、谭献、王鹏运、朱祖谋、王国维等,多为学人,其以治经之法治词,不仅对词集的流播校辑贡献甚大,而且冲击以至打破了“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于诗人之词、词人之词外,更增入学人之词一派,从而拓宽了词之疆域。第三,清代词派纷呈,迥异前代。自明末陈子龙创立云间词派,流风所及,主宰顺治一朝。康熙年

间,阳羨、浙西二派高标并举,陈维崧、朱彝尊领袖词坛,使得“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八九”(谭献《篋中词》二),而浙派影响尤大。嘉道间,张惠言兄弟《词选》出,创立常州词派,经过周济、谭献为之揄扬,每变愈上,不仅在清代中后期占统治地位,降及近现代词坛,亦每见其流风余韵。而属于上述流派又加以变异者,或不属特定流派而自出机杼者,亦复不少。第四,创作的兴盛引起了理论的繁荣。清代的词论发展达到了宋以来的最高水平,从一个方面开拓了抒情诗的理论,同时也就提高和发展了其创作,比起前代词论实不可同日而语。理论既是创作成果的总结,又推动着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互相促进,清词才高潮迭起。第五,清代词人之众、作品之多,亦达到空前的程度。据已出诸总集统计,唐代计有词人170余人,词作2500余首(据张璋等《全唐五代词》统计。按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词》收录较此为多,但诸家标准不一,也无法统一);宋代计有词人1430余人,词作20860余首(据唐圭璋《全宋词》、孔凡礼《全宋词补辑》统计);金代计有词人70余人,词作3570余首;元代计有词人210人,词作3720余首(金元二代据唐圭璋《全金元词》统计);明代计有词人1860余人,词作25000余首(据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以及周明初等《全明词补编》统计)。而清代仅顺治、康熙两朝词人,已达2500余家,词作60000余首(据《全清词·顺康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统计)。准此而论,清代词人当在1万以上,词作当在25万首以上。当然,数量并不等于质量,多并不等于好,但数量必然表现出一定的质量,也是事实。第六,清词往往对前人已经开创的境界,加以深化,即在摹拟中求发展,不仅追求风格的多样化,更进一步追求多种风格的熔铸,从而创造了更广泛深微的艺术境界。

以上所举,或有不够全面之处,但清词的价值已大略可见。前辈学人多有倡言清词中兴论者,如沈曾植《彊村校词图序》云:“词

莫盛于宋,而宋人以词为小道,名之曰诗余。及我朝而其道大昌。”徐珂《清代词学概论》云:“词之学剥于明,至清而复之,直接南北两宋,可谓盛矣。”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摄影》更具体分析了清词能上接两宋的原因,一在托体尊,二在审律严,并宣称:“我看清代文学多不能超越前代的。如曲不及明,更不及元;又诗也不及明朝,独词较好。可知清人对于词的研究深切了。由此看来,清词立在重要的地位,定无可疑的。”这些都并非无的放矢之言。

学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求观念的更新和资料的发现。从观念来看,有必要特别提出经典化的问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即唐宋词在词学大盛的清代,已经经过了非常充分的经典化,取向或许有不同,但流别却非常清楚,清人所建构的比较完整的价值体系,已经成为现在读者接受唐宋词的一座重要桥梁,王国维诸人所提出的观念,也正是在清代学术的大背景中展现出来的。然而,这一经典化过程,“五四”以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却处于中断的状态。尽管比较传统的词学研究者如上述沈曾植等人已经对清词的价值有过论定,可是,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强势影响下,真正进入接受领域中的清词,与其庞大的创作队伍相比,完全不成比例,这就导致人们对清词的整体风貌认识不清,新的经典也因而无法产生。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资料的问题。清词在词的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基本上处于“缺席”,这种情况的造成,也和清词资料的零散、缺乏整理有关。二者事实上互为因果:对资料的掌握不足使得观念的更新缺少动力,而观念上的一成不变,也忽略了对资料的全面搜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学术的生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主导下确定的研究格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对于文学经典的体认,也不再仅仅停留在现有的成说上面。在这种背景中,清词的研究也呈现出全新的气

象,而《全清词》的陆续编纂出版则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将编纂《全清词》的任务下达给南京大学中文系,从而开始了这一划时代的大型文献整理工作。在此之前,清词的汇辑,自清朝初年起,直至清末民初,都有人做过。聂先、曾王孙的《百名家词钞》,蒋景祁的《瑶华集》,蒋重光的《昭代词选》,王昶的《琴画楼词钞》,以及近人叶恭绰的《全清词钞》等,或卷帙繁富,或编录精审,都保存了许多十分珍贵的资料。但这些总集虽然各有特色,就其本身来说,仍只是一种选本,意在“以词存人”或“以人存词”,并没有想要汇辑所收作家的全部作品。近人陈乃乾辑录《清名家词》,计收有清一代著名词人百余家,人各成集,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汇辑,但他所辑也只是初步工作,所用底本有时并非足本,给使用者带来不便。编纂《全清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1. 展示清词的整体风貌;2. 丰富词史的研究思路;3. 为作家研究提供完备的文献;4. 传记资料可补史传之阙;5. 校勘工作可提供多方面参考。2002年,《全清词》出版了其中的第一卷《顺康卷》,凡20册,810万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清词研究的走向深入。据不完全统计,自2002年至今,以清词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专著出版了13种,以清词研究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更达24种以上。所有这些,都体现出这一新的学术领域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以及远大的发展前景。《全清词》的其他各卷还在积极的编纂中,一旦出版,对清词乃至整个词学的研究所产生的进一步推动,乃是可以预期的。

二十五年来,南京大学中文系在从事《全清词》编纂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清词研究的深入展开。通过文献整理和理论探讨,我们深切地感到,研究清词,不仅是对一个陌生领域的开拓,而且是对一种传统观念的更新,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一点有着更为深刻的

意义。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编纂了这套《清词研究丛书》,以展现词学研究的新进展。清词研究现在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学者,渐成这一领域的生力军。我相信,随着观念的进一步解放,一个新的繁荣局面不久就会到来,词这一经过漫长发展的文体在清代开出的“老树新花”,必将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

是为序。

张宏生

2007年9月6日

目 录

总 序	张宏生	1
第一章 临桂词派研究序说		1
第一节 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流派概念及判定标准		3
第二节 临桂词派的命名及其与常州词派的关系		10
第三节 临桂词派的研究现状		21
第二章 临桂词派的形成		26
第一节 晚清社会政治环境		26
第二节 地域文化因素		33
第三节 王鹏运的领袖和组织作用		46
第三章 临桂词派的词学活动状况与组织形态		54
第一节 群体创作活动考论		54
第二节 词籍校勘与选政		64
第三节 词派的形态与规模		79
第四章 临桂词派的词学观		94
第一节 倡导“重拙大”		94
第二节 注重性情		109

第三节 讲究声律·····	116
第四节 梦窗范式——对典范的推举与阐释·····	132
 第五章 临桂词派创作论·····	145
第一节 创作风貌概说·····	145
第二节 “词史”精神与政治内涵的加深 ·····	159
第三节 《春蚕吟》中的咏物词与对《乐府补题》的接受 ···	175
第四节 新题材的开拓与“诗界革命” ·····	185
 第六章 近现代词坛对临桂词派的接受·····	198
第一节 赵尊岳的词学观及对况周颐理论的传承·····	200
第二节 “重拙大”的选词标准与选本 ·····	217
第三节 周彦威与《和庚子秋词》 ·····	240
 结 语 临桂词派的词史地位与意义·····	258
附录 临桂词派词人年表·····	263
 主要征引书目·····	322
后 记·····	332

第一章 临桂词派研究序说

在词史上,继元明两代词风萎靡的势态之后,清词振颓起衰,艳称中兴。叶恭绰说:“词学滥觞于唐,流衍于五代,极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①陈匪石亦云:“词肇于唐,成于五代,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复兴于清。”^②他们都从词体演进的整体高度上对清词的振兴予以肯定。清词的复兴就客观而言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清代词人之众、作品之多,达到空前的程度。根据已出的历代词总集统计,唐代计有词人170余人,词作2500余首;宋代计有词人1430余人,词作20860余首;金代计有词人70余人,词作3570余首;元代计有词人210人,词作3720余首;明代计有词人1860余人,词作25000余首。而清代仅顺治、康熙两朝词人,已达2105人,词作53400余首^③。第二,词学理论繁荣,词话众多。以《词话丛编》所收词话为例,百分之八十为清人所著。第三,词学流派纷呈。出现了云间词派、柳州词派、阳羨词派、浙西词派、吴中词派、常州词派、临桂词派等。创作的兴盛引发了理论的繁荣,理论又推动着创作的进一步发展,词人们不同的创作倾向和理论

① 叶恭绰《清名家词序》,《清名家词》,上海书店,1982年。(后引《清名家词》仅注书名、页数)

② 陈匪石《声执》,《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4970页。(后引《词话丛编》仅注书名、页数)

③ 数据参见本书张宏生《总序》。

倾向又促成了不同的流派。词派通过群体的力量扩大创作影响,标榜理论主张,从而影响词坛的风气。词派的纷呈和成熟,是清代词坛的重要特征。研究清词,词派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近二三十年来,有一批学者在清代词派的研究上投入了较大的力量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出现了如《阳羨词派研究》(严迪昌)、《常州派词学研究》(吴宏一)、《柳州词派——一个独特的江南文人群体》(金一平)、《清代吴中词派研究》(沙先一)、《中晚期常州词派研究》(朱德慈)等一批专著或博士论文。

临桂词派是继浙西词派、阳羨词派与常州词派之后能够领导词坛风会的重要词派,在晚清词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蔡嵩云在《柯亭词论》中曾说:“清词派别,可分三期。浙西派与阳羨派同时。浙西派倡自朱竹垞,曹升六、徐电发等继之,崇尚姜、张,以雅正为归。阳羨派倡自陈迦陵,吴菌次、万红友等继之,效法苏、辛,惟才气是尚,此第一期也。常州派倡自张皋文,董晋卿、周介存等继之,振北宋名家之绪,以立意为本,以叶律为末,此第二期也。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菴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王、朱、郑、况诸家,词之家数虽不同,而词派则同。”^①蔡氏将以王鹏运为首的临桂词派作为清末词坛的代表,对其理论、成员等大体情状作了概述,给予很高的评价。临桂词派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清清代词学后期的发展脉络,也有助于对清末民初词坛的状况及词风的认识。

^① 蔡嵩云《柯亭词论》,《词话丛编》,第4908页。

第一节 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流派 概念及判定标准

在现代文艺学中,所谓“文学流派”,是指文学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在思想倾向、艺术追求和创作风格上相近或相似,自觉或不自觉地结合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通常是有一定数量和代表人物的作家群,在当代和后世都有一定的影响。而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文学流派,从基本形态上看则大致有如下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具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的集合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一些在思想倾向、美学观点和艺术志趣上相同或相近的作家自觉地结合在一起,他们一般有一定的社团组织形式和名称,甚至发表共同的宣言,公开标榜一定的文学主张,并且按照这些主张来从事创作,在创作实践上形成了共同的鲜明特色。这是一些具有自觉的群体意识的流派。另一种类型是不完全具有甚至根本不具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但在客观上由于创作风格相近而形成的派别。这种半自觉或不自觉的集合体,或者是因某一个作家的独特风格,吸引了一批模仿者和追随者,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特定核心和共同风格的派别;或者仅仅是由于一定时期内的一些思想倾向、艺术见解和审美追求相接近的作家,创作内容和表现方法相近、作品风格类似而被后人从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总结,才冠以一定的流派名称^①。

在这两种类型中,人们对前一类的流派是比较认可的,这种有

① 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第二版)“文学流派”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952页。以群主编《文学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433页。

组织、有纲领、有创作实践的作家集合体形成的文学流派,符合现代学术视野中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的标准。而对后一类的某些流派的认定则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较大的分歧。如孟二冬在《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第二章中认为:盛唐时代,诗人辈出,其间虽有“高岑”、“王孟”、“李杜”之称,但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并称,并非诗派概念上的诗人群体。尽管今人著作中常有“王孟山水田园诗派”、“高岑边塞诗派”等名号,其实只是近代学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提出来的,其名号的本身,就缺乏科学的依据^①。否定了近代学者常说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的存在。然而这种观点又受到其他学者的反驳,吴怀东在《唐诗流派通论》第六章中则认为:宋人已将“王孟”、“高岑”合称,后来者将山水田园和边塞两类题材理解为王孟与高岑创作特色,古人虽没有使用诗派称呼之,但是这种合称本身就包含着根据题材进行流派分类的思想,文学上的流派现象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同的阶段流派的表现形态并不一样,盛唐诗人尚没有产生自觉的流派意识,此时的流派属于初期的文学流派^②。他仍旧坚持使用“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盛唐边塞诗派”的称呼。

这种现象表明当我们运用现代文艺学中相关的概念术语来研究古代文学流派时,操作上会存在一定的阻隔。因为中国古代关于流派的概念并不是像现代如此严格。在我国传统文论中,“流派”这一术语出现较晚,但是流派的观念却很早就已产生。较典型的如《汉书·艺文志》对“九流十家”的总结,将诸子百家之学划分为“儒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等九流,这已经是

① 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4页。

② 吴怀东《唐诗流派通论》,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42—143页。

流派思想和视角来划分的学术派别。到唐宋时代文学流派已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局面,如唐代出现了后人所谓的“韩孟诗派”、“元白诗派”、“韦柳诗派”,宋代出现了“江西诗派”、“江湖诗派”等大型的流派。尤其是江西诗派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流派实践及其理论认识的成熟”^①。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对江西诗派统系成员的归纳,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提出的“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②的辨析流派的方法,为后世学者界定文学流派的理论标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但是,这一时期仍旧极少有人用“流派”来指文学派别,倒是有一个意义相近的词——“宗派”被广泛使用着。除前文所提及的吕本中、杨万里以“宗派”来称江西诗派,此外,岳珂在《黄鲁直书简帖上赞》中云:“诗至江西,始别宗派。”^③王十朋的《读东坡诗》亦云:“谁分宗派故谤伤?蚍蜉撼树不自量。”^④与此同时,人们常用的另一个与“派”相关的术语便是“体”。杜甫《戏为六绝句》咏“初唐四杰”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⑤《旧唐书》评上官仪云:“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⑥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专立“诗体”一章对体的问题进行总结,严羽所谓的诗体,大至一个时代之风尚,小至某个作家之个性,甚至包含技法等方面的内容。但是他所列出的“韦柳体”、“元白体”都与唐代的诗歌流派有

① 吴怀东《唐诗流派通论》,第17页。

② 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诚斋集》卷七九,四部丛刊本)

③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十四,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④ 王十朋《梅溪集》后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151册,第445页。

⑤ 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899页。

⑥ 刘昉等《旧唐书》卷八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2743页。

着直接的关系。他在“以时而论”一类中,将“大历体”、“元和体”与“江西宗派体”并称、并置,^①既体现了他对诗坛上曾存在的这些派别的确认,也显示了他在“体”、“派”关系上的含混。宋末元初,方回对宋诗体派的划分更加详尽系统,他在《送罗寿可诗序》中云:“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独黄双井专尚少陵,秦、晁莫窥其藩,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惟吕居仁克肖;陈后山弃所学学双井。黄致广大,陈极精微,天下诗人北面矣;立为江西派之说者,铨取或不尽然,胡致堂诋之。乃后陈简斋、曾文清为渡江之巨擘。……嘉定而降,稍厌江西,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晚唐体,非始于此四人也,后生晚进不知颠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源,日浅日下。”^②方回于宋初三体之下各列其作家,区分其家数,同时又将它们与江西宗派并置而论,仍旧未能将派与体两个概念区分开来。

文论中的这种“体”、“派”含混现象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代,论者已开始明确地用“流派”一词来指诗派。如朱彝尊《刘介于诗集序》即谓:“(宋)南渡以后,尤延之(袤)、范致能(成大)为杨廷秀(万里)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斯善于诗者矣。”^③随着诗学中普遍运用这一概念,清代词学中也渐次有人用“流派”来指词派。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论唐宋词云: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则一。论其派别,大约温飞

① 见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53页。

② 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193册,第662页。

③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318册,第98页。

卿为一体,皇甫子奇、南唐二主附之;韦端己为一体,牛松卿附之;冯正中为一体,唐五代诸词人以暨北宋晏、欧、小山等附之;张子野为一体;秦淮海为一体,柳词高者附之;苏东坡为一体;贺方回为一体,毛泽民、晁具茨高者附之;周美成为一体,竹屋、草窗附之;辛稼轩为一体,张、陆、刘、蒋、陈、杜合者附之;姜白石为一体;史梅溪为一体;吴梦窗为一体;王碧山为一体,黄公度、陈西麓附之;张玉田为一体。其间惟飞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途同归。余则各树一帜,而皆不失其正。东坡、白石,尤为矫矫。^①

很明显陈廷焯这里使用的“流派”这一术语已与现代文艺理论所说的流派概念基本相同,即派别的意思。但有趣的是,陈廷焯在接下来划分流派时又使用了“体”这一概念,又回到了“体”、“派”混用,“体”、“派”不分的老路。由此可见,即使在清代的诗论词论中,人们对“流派”的认识和理解仍是比较混乱的。

上述具体情况要求我们在辨析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流派时,不能照搬现代文艺学中关于流派的理论和标准,而必须从古代文学流变史的实际出发,充分参考利用传统诗文论和词论中的风格流派论,对古代文学的流派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阐释。经过研究者的不断努力,终于在古代文学流派的确认上有了—套较通行的判定标准,即作为一个流派应大体具备如下几个条件:1. 必须有着公认的领袖人物或宗主;2. 在这个领袖的周围或在他身后有一个创作群体;3. 这一群体从整体形态上看有着

^①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词话丛编》,第3962页。